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石頭記

(六十)

曹霏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石 頭 記

(六十)

曹 霑 著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記頭石

冊六十

著露曹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者刷印號行發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四年九十國民華中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SHIH T'OU CHI

By

TSAO CHAN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0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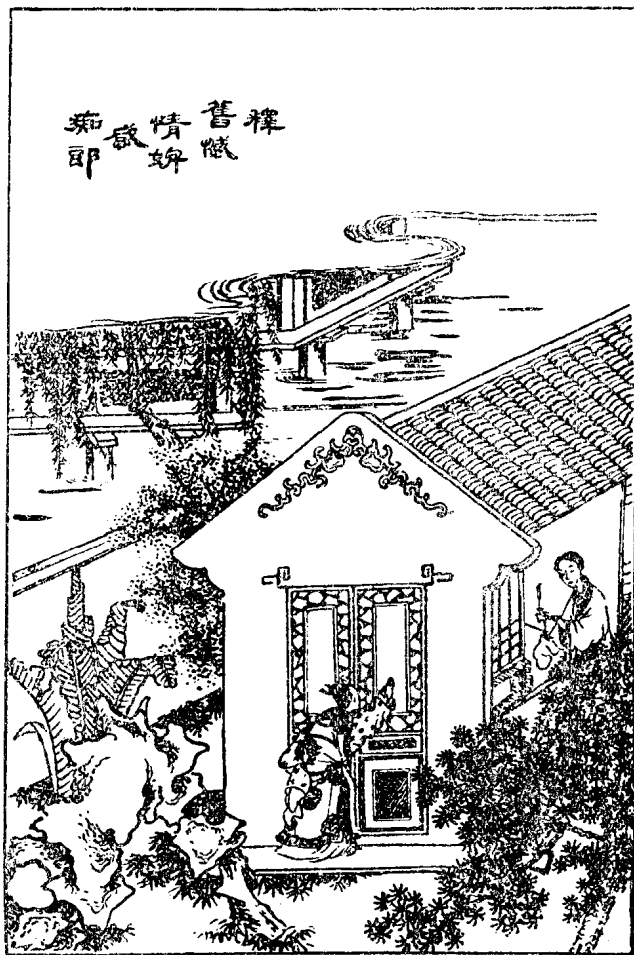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懺宿冤
鳳姐
託對姬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一百十三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懺宿冤鳳姐託村嫗 釋舊懺情婢感癡郎

臨死混說實爲直
說陰司拷打報應
昭彰凡女居心
相類者觀此當爲
俊改之懲者如
鬼神之示懲者如
此彼抱病之垂生
未死者聞之應生
大恐怖
作者始心目申實
有此一種人痛惡
而深嫉之因寫得
如此不堪

不死於家而死於
寺趙姨可謂不善
終矣周姨既自覺
苦又因冤死孤悲
益增悲切執謂其
派之誤落

話說趙姨娘在寺內得了暴病。見人少了。更加混說起來。嚇得衆人都怕。就有兩個女人挽著趙姨娘。雙膝跪在地下。說一回哭一回。有時爬在地下。叫饒說打殺我了。紅鬚子的老爺我再不敢了。有一時雙手合著。也是叫疼眼睛突出。嘴裏鮮血直流。頭髮披散。人人害怕。不敢近前。那時又將天晚。趙姨娘的聲音。只管瘡啞起來了。居然鬼號一般。無人敢在他跟前。只得叫了幾個有膽量的男人進來。坐著趙姨娘。一時死去。隔了些時。又回過來。整整的鬧了一夜。到了第二天。也不言語。只獐鬼臉。自己拏手撕開衣服。露出胸膛。好像有人剝他的樣子。可憐趙姨娘。雖說不出來。其痛苦之狀。實在難堪。正在危急。大夫來了。也不敢診脈。只囑付辦後事。罷說了。起身就走。那送大夫的家人再三央告。說請老爺看看。脈小的。好回稟家主。那大夫用手來摸。已無脈息。賈環聽見然後大哭起來。衆人只顧賈環誰料。理趙姨娘。只有周姨娘心裏苦楚。想到做偏房側室的下場。頭不過如此。況他還有兒子的。我將來死起來。還不知怎樣呢。周姨斷不至此。於是反哭的悲切。且說那人趕回家去。回稟賈政。即派家人去照例料理。陪著環兒住了三天。一同回來。那人去了。這裏一人傳十。十人傳百。都知道趙姨娘使了毒心。害人。被陰司裏拷打死了。可謂婦女之毒。

操盡一心只落得
悲苦二字
二姐一番寒暄似
憐似謔不動聲色
眞所謂不打勝打
不罵勝罵使鳳姐
無言可對亦絕好
才智何生前受其
乃弄由此言之鬼
乃靈於人也

平兒一向與老老
有緣是以口氣中
急於要見他

鳳姐此言極和平
體恤之至豈人將
死而其言善乎

心害人者鑒。又說是璉二奶奶只怕也不好。了怎麼說璉二奶奶告的呢。恐人之告璉二奶奶者。比趙姨更多。這些話傳到平兒耳內。甚是著急。看著鳳姐的樣子。實在是不能好的了。看著賈璉近日並不似先前的恩愛。本來事也多。竟像不與他相干的。平兒在鳳姐跟前。只管勸慰。又想著邢王二夫人回家幾日。只打發人來問問。並不親身來看鳳姐。心裏更加悲苦。賈璉回來。也沒有一句貼心的話。鳳姐此時只求速死。心裏一想。邪魔悉至。只見尤二姐從房後走來。漸近牀前。說姐姐許久的不見了。做妹子的想念的很。要見不能。如今好容易進來。見姐姐姐姐的心機也用盡了。嚼們的二爺糊塗。也不領姐姐的情。反倒怨姐姐作事過於苛刻。把他的前程去了。叫他如今見不得人。我替姐姐氣不平。鳳姐恍惚說道。我如今也後悔。我的心忒窄了。妹妹不念舊惡。還來瞧我。平兒在旁聽見。說道。奶奶說什麼。鳳姐一時蘇醒。想到尤二姐已死。必是他來索命。被平兒叫醒。心裏害怕。又不肯說出。到死還要恃強。只得勉強說道。我神魂不定。想是說夢話。只怕是說鬼話。給我捶捶。平兒上去。捶著。見個小丫頭兒進來。說是劉老老來了。婆子們帶著來請奶奶的安。平兒急忙下來。說在那裏呢。小丫頭兒說他不敢就進來。還聽奶奶的示下。平兒聽了點頭。想鳳姐病裏必是懶待見人。便說道。奶奶現在養神呢。暫且叫他等著。你問他來有什麼事麼。小丫頭兒說道。他們問過了。沒有事。說知道老太太去世了。因沒有報。纔來遲了。小丫頭兒說著。鳳姐聽見。便叫平兒。你來人家好心來瞧。不要冷淡人家。你去請了劉老老進來。我

一個男一個女
日最關心處反眞
時烏能昧眞

神魂已顛倒矣

雖是寒暄常語其
音帶悽惻

吾問老老猶說初
次進府時言其坐
炕上撥手爐灰否

劉老老來時此後
巧姐到村裏去與
周家定親青兒作
伴俱於閒文中一
伏線

殷鑒不遠

亦是見透世情之
言

和他說說話兒。平兒只得出來。請劉老老這裏坐。鳳姐剛要合眼。又見一個男人。一個女人。走向炕前。就像要上炕似的。可是從饅頭巷來的鳳姐。著忙便叫平兒說。那裏來了一個男人。一個女人。跑到這裏來。了連叫兩聲。只見豐兒。小紅趕來說。奶奶要什麼。鳳姐睜眼一瞧。不見有人。心裏明白。不肯說出來。便問豐兒。道。平兒這東西。那裏去了。寫鳳姐。骨亂又是一種寫法。豐兒道。不是奶奶叫去請劉老老去了。麼。鳳姐定了一會神。也不言語。只見平兒同劉老老帶了一個小女孩兒進來。說我們姑奶奶在那裏。平兒引到炕邊。劉老老便說。請姑奶奶。安鳳姐睜眼一看。不覺一陣傷心。說。老老你好。怎麼這時候纔來。你瞧你。外孫女兒也長的這麼大了。劉老老看著鳳姐。骨瘦如柴。神情恍惚。鳳姐病境從老眼中看出。心裏也就悲慘起來。說我的奶奶怎麼這幾個月不見。就病到這個分兒。我糊塗的要死。怎麼不早來請姑奶奶的。安便叫青兒給姑奶奶請安。青兒只是笑。鳳姐看了。倒也十分喜歡。便叫小紅招呼著劉老老。道。我們鄉村裏的人。不會病的。若一病了。就要求神許願。從不知道吃藥的。我想姑奶奶的病。不要撞著什麼了。罷。直刺其心。平兒聽著。那話不在理。便在背地裏扯他。劉老老會意。便不言語。那裏知道這句話。倒合了鳳姐的意。硬掙著說。老老。你是有年紀的人。說的不錯。你見過的趙姨娘也死了。你知道麼。劉老老吃異道。阿彌陀佛。好端端。一個。人。怎麼就死了。我記得他也有一個小哥兒。這便怎麼樣呢。平兒道。這怕什麼。他還有老爺太太呢。言下已藏著巧姐兒一層。劉老老道。姑娘。你那裏知道。不好死了。是親生的。

作者每寫到骨肉之親無一不特善言切真摯不特善言兒女私情也鳳姐一見下欄起鳳姐一老將巧姐與劉老邊將巧姐與劉老文張本一寫爲後

老老之言誠是然吾觀巧姐之爲人必能素位而行隨遇而安者

寫得無妙不臻

隔了肚皮是不中用的這句話又招起鳳姐的愁腸嗚咽的哭起來了衆人都來解勸巧姐兒聽見他母親悲哭他便走到炕前用手拉著鳳姐的手也哭起來鳳姐一面哭著道你見過了老親沒有巧姐兒道沒有鳳姐道你的名字還是他起的呢就和乾娘一樣你給他請個安巧姐兒便走到跟前劉老老忙拉著道阿彌陀佛不要折殺我了巧姑娘我一年多不來你還認得我麼巧姐兒道怎麼不認得那年在園裏見的時候我還小前年你來我還合你要隔年的蠟燭兒你也沒有給我必是忘了呢呢囑咐使人憐惜劉老老道好姑娘我是老糊塗了若說蠟燭兒我們村裏多得很只是不到我們那裏去未見得不到若去了要一車也容易鳳姐道不然你帶了他去罷一逗劉老老笑道姑娘這樣千金貴體綾羅裏大的吃的是好東西到了我們那裏我拏什麼哄他頑拏什麼給他吃呢這倒不是坑殺我了麼說著自己還笑又說那麼著我給姑娘做個媒罷明返後文我們那裏雖說是鄉村裏也有大財主人家幾千頃地幾百牲口銀子錢也不少只是不像這裏有金的有玉的如今也不比那回了姑奶奶是瞧不起這種人家鳳姐一筆我們莊家人瞧著這樣大財主也算是天上的人了鳳姐道你說去我願意就給再逗一筆劉老老道這是頑話兒罷咧放著姑奶奶這樣大官大府的人家只怕還不肯給那裏肯給莊家人就是姑奶奶肯了上頭太太們也不給索性筆鳳姐道巧姐因他這話不好聽便走了去和青兒說話兩個女孩兒倒說得上漸漸的就熟起來了這裏平兒恐劉老老話多攪煩了鳳姐

令我憶馬背不如
牛背穩之句過日
從別後自家過日
與聞見府中一切
曲事委婉婉曲
讀之但覺樸而真
真而摯筆墨之妙
無以復加矣誰云
小說無至文耶云

老老本爲此而來
正文亦不可拋荒

便拉了劉老說。你提起太太來。你還沒有過去呢。我出去叫人帶了你去見見。也不枉來這一趟。劉老老便要走。鳳姐道。忙什麼。你坐下。我問你近來的日子。還過得麼。劉老老千恩萬謝的說道。我們若不仗著姑奶奶說著。指著青兒說。用筆有波折。他的老子娘都要餓死了。如今雖說是莊家人。苦家裏也掙了好幾畝地。又打了一眼井。種些菜蔬。瓜果。一年賣的錢也不少。儘穀他們嚼吃的。這兩年姑奶奶還時常給些衣服。布疋。在我們村裏算過得的了。阿彌陀佛。前日他老子進城。聽見姑奶奶這裏抄了家。我就幾乎嚇殺了。虧得又有人說不是這裏。我纔放心。後來又聽見說這裏老爺陞了我。又喜歡就要來道喜。爲的是滿地的莊家來不得。昨日又聽見說老太太沒有了。我在地裏打豆子。聽見了這話。嚇得連豆子都擎不起來了。就在地裏裏很很的哭了一大場。我合女婿說。我也顧不得你們了。不管真話。誑話。我是要進城。瞧瞧去的。我女兒女婿也大場。我合女婿說。我也顧也哭了一回。子今兒天沒亮。就趕著我進城來了。我也不認得一個人。沒有地方打聽。一個徑來到後門。見是門神都糊了我這一嚇。又不小進了門。找周嫂子。再找不著。撞見一個小姑娘。說周嫂子他得了不是了。攆了我。又等了好半天。遇見了熟人。纔得進來。不打諒。姑奶奶也是那麼病。說著又掉下淚來。平兒等著急。也不等他說完。拉著就走。說你老人家說了半天。口乾了。咱們吃碗茶去罷。拉著劉老老到下房坐著。青兒在巧姐兒那邊。劉老老道。茶倒不要好。姑娘叫人帶了我。去請太太的安。哭哭。老太太去罷。平兒道。你不用。

處兒實有過不去
景莫怪其此種不
又況不能不問兩
病邊又急於注在
那邊只得將鳳姐
丟開

平兒越有意無意
賈出兩人心火起
寫出兩人心火起
邊迫切遂相搏而
爲齟齬真能以一
筆而作兩筆寫出
一波又激起來此
一波又激起來此
情急實越氣越急
此等文章真寫得
目花八門眩人眼

忙今兒也趕不出城了。方才我是怕你說話不防頭招的。我們奶奶哭。所以催你出來的。別思量。劉老老道。阿彌陀佛。姑娘是你多心。我知道。倒是奶奶的病。怎麼好呢。卻也關切。平兒道。你瞧去。妨礙不妨礙。劉老老道。說是罪過。我瞧著不好。亦是關切之言。非幽弄也。正說著。又聽鳳姐叫。平兒及到牀前。鳳姐又不言語了。平兒正問。豐兒。賈璉進來。向炕上。一瞧。也不言語。走到裏間。氣哼哼的坐下。只有秋桐跟了進去。倒了茶。殷勤一回。不知。咳嗽。必嘔的。說些什麼。回來。賈璉叫平兒來。問道。奶奶不吃藥。麼。平兒道。不吃藥。怎麼。樣。呢。賈璉道。我知道。麼。你。擎。櫃子上的。鑰匙。來。罷。平兒見賈璉有氣。又不敢問。只得。出來。鳳姐。耳邊。說。了。一。聲。鳳姐。不。言。語。平兒。便。將。一。個。匣子。擱在。賈璉。那裏。就。走。賈璉。道。有。鬼。叫。你。麼。你。攔。著。叫。誰。擎。呢。平兒。忍。氣。打。開。了。一。個。匣子。便。問。道。擎。什。麼。賈璉。道。啗。們。有。什。麼。麼。平兒。氣。得。哭。道。有。話。明。白。說。人。死。了。也。願。意。賈璉。道。還。要。說。麼。頭。裏。的。事。是。你。們。鬧。的。如。今。老。太。太。的。還。短。了。四。五。千。銀。子。老。爺。叫。我。擎。公。中。的。地。帳。弄。銀。子。你。說。有。麼。外。頭。拉。的。帳。不。開。發。使。得。麼。誰。叫。我。應。這。個。名。兒。只。好。把。老。太。太。給。我的。東西。折。變。去。罷。了。你。不。依。麼。平兒。聽。了。一。句。不。言。語。將。櫃。裏。東。西。搬。出。只。見。小。紅。過。來。說。平。姐。姐。快。走。奶。奶。不。好。呢。平兒。也。顧。不。得。賈璉。急。忙。過。來。見。鳳姐。用。手。空。抓。平兒。用。手。拉。著。哭。叫。賈璉。也。過。來。一。瞧。把。脚。一。蹣。道。若。是。這。樣。是。要。我的。命。了。說。著。掉。下。淚。來。豐兒。進。來。說。外。頭。找。二。爺。呢。賈璉。只。得。出。去。這。裏。鳳姐。愈。加。不。好。豐兒。等。未。免。哭。起。來。巧。姐。聽。見。趕。來。劉。老。老。也。急。忙。

買雞此時真同熟
鍋上螞蟻一般只
得出去也

求爲禱告便褪金
鐲斯時要命不要
錢矣

此時只求安穩睡
一覺著實可憐

何其言一至於此
吾未聞出諸鳳口
矣可嘆可嘆

走到炕前。嘴裏念佛。搗了些鬼。果然鳳姐好些。一時王夫人聽了丫頭的信。也過來了。先見鳳姐。安靜些。心下略放心。見了劉老老。便說。劉老老你好。什麼時候來的。劉老老便說。請太太安。不及細說。只言鳳姐的病。講究了半天。彩雲進來。說老爺請太太呢。王夫人叮囑了平兒幾句話。便過去了。鳳姐鬧了一回。此時又覺清楚些。見劉老老在這裏。心裏信他求神禱告。便把豐兒等支開。叫劉老老坐在頭邊。告訴他心神不安。如見鬼怪的樣。劉老老便說。我們村裏什麼菩薩。靈什麼。廟有感應。鳳姐道。求你替我禱告。要用供獻的銀錢。我有便在手腕上褪下一隻金鐲子來。交給他。寫出心虛情急。劉老老道。姑奶奶不用那個。我們村莊人家許了願好了。化上幾百錢就是了。那用這些。就是我替姑奶奶求去。也是許願。等姑奶奶好了。要化什麼。自己去化罷。鳳姐明知劉老老一片好心。不好勉強。只得留下。說。老老我的命。交給你。了我的巧姐兒。也是千災百病的。也交給你。了。言之可憐。劉老老順口答應。便說。這麼著。我看天氣尙早。還趕得出城去。我就去了。明日姑奶奶好了。再請還願去。鳳姐因被衆冤魂纏繞。害怕。巴不得他就去。便說。你若肯替我用心。我能安穩睡一覺。我就感激你了。你外孫女兒。叫他在這裏住下罷。劉老老道。莊家孩子。沒有見過世面。沒的在這裏打嘴。我帶他去的好。鳳姐道。這就是多心了。既是咱們一家。這怕什麼。雖是我們窮了。這一個人吃飯。也不礙什麼。劉老老見鳳姐真情。落得叫青兒住幾天。又省了家裏的嚼吃。只怕青兒不肯。不如叫他來問問。若是他肯。就留下。于是和青兒說。

以下從賈母出殯後接寫上房失竊妙玉被劫趙姨慘死鳳姐病重夾敘劉老老入府爲一段文字寶玉感嘆以下從寶玉感嘆妙玉引起遞寫紫鵑情事並敘鳳姐死後光景爲一段

誰知一塵不染者往往一塵即染

明知理虧

了幾句青兒因與巧姐兒頑的熟了巧姐又不願他去青兒又願意在這裏劉老老便分付了幾句辭了平兒忙忙的趕出城去不題且說櫛翠菴原是賈府的地址因蓋省親園子將那菴圈在裏頭向來食用香火並不動賈府的錢糧今日妙玉被劫那女尼呈報到官一則候官府緝賊的下落二則是妙玉基業不便離散依舊住下不過回明了賈府那是賈府的人雖都知道只爲賈政在新喪且又心事不寧也不敢將這些沒要緊的事回稟只有惜春知道此事日夜不安漸漸傳到寶玉耳邊說妙玉被賊劫去又有的說妙玉凡心動了跟人而走寶玉聽得十分納悶想來必是被強徒搶去這個人必不肯受一定不屈而死亦未見得但是一無下落心下甚不放心每日長吁短嘆還說這樣一個人自稱爲檻外人怎麼遭此結局又想到當日園中何等熱鬧自從二姐姐出閣以來死的死嫁的嫁我想他一塵不染是保得住的了豈知風波頓起比林妹妹死的更奇又安知其已死由是一而二而三追思起來想道莊子上的話虛無縹緲人生在世難免風流雲散不禁的大哭起來襲人等又道是他的瘋病發作百般的溫柔解勸寶釵初時又不知何故也用箴規怎奈寶玉抑鬱不解又覺精神恍惚寶釵想不出道理再三打聽方知妙玉被劫不知去向也是傷感只爲寶玉愁煩便用正言解釋因提起蘭兒自送殯回來雖不上學閒得日夜攻苦他是老太太的重孫老太太素來望你成人老爺爲你日夜焦心你還閒情癡意遭蹋自己我們守著你如何是個結果說得寶玉無言可答過了一回纔說道

將前留下鏡子一

從寶玉一邊補出
鏡鵲兩人素日相
合層層逼拶而後下
文剖白一番乃斷
不可少之事

劈空二句無聊賴
之間

寫出紫鵲躊躇不
決迎拒兩難

我那管人家的閒事。只可嘆。咱們家的運氣衰頹。寶釵道。可又來。老爺太太原爲是要你
成人接續祖宗遺緒。你只是執迷不悟。如何是好。寶玉聽來。話不投機。便靠在桌上睡去。
寶釵也不理他。叫麝月等伺候著。自己卻去睡了。寶玉見屋內人少。想起紫鵲到了這裏。
我從沒合他說句知心的話兒。冷冷清清。擦著他。我心裏甚不過意。他呢。又比不得麝月。
秋紋。我可以安放的。想起從前我病的時候。他在我這裏伴了好些時。如今他的那一
面小鏡子。還在我這裏。他的情義。卻也不薄了。如今不知爲什麼。見我就是冷冷的。若說
爲我們這一個呢。指寶釵也。他是合林妹妹最好的。我看他待紫鵲也不錯。我有不在家的
日子。紫鵲原與他有說有講的。到我來了。紫鵲便走開了。想來自然是爲林妹妹死了。我
便成了家的原故。咳。紫鵲。紫鵲你這樣一個聰明女孩兒。難道連我這點子苦處。都不
出來麼。因又一想。今晚他們睡的。睡做活的。做活不如趁著這個空兒。我找他去。看他有
什麼話。倘或我還有得罪之處。便賠個不是。也使得。想定了主意。輕輕的走出了房門。來
找紫鵲。那紫鵲的下房。也就在西廂裏間。寶玉悄悄的走到窗下。只見裏面尚有燈光。便
用舌頭舐破窗紙。往裏一瞧。見紫鵲獨自挑燈。又不是做什麼。呆呆的坐著。獨影淒涼之況。
寶玉便輕輕的叫道。紫鵲姐姐。還沒有睡麼。紫鵲聽了。嚇了一跳。怔怔的半日。纔說是誰。
是靜中沈問。後驤聞人語。光景。寶玉道。是我。紫鵲聽著。似乎是寶玉的聲音。便問是寶二爺麼。
寶玉在外輕輕的答應了一聲。紫鵲問道。你來做什麼。五字中亦驚亦疑。寶玉道。我有一句

這一邊又進退兩難

想此時紫鵲之心亦搖搖不定

一肚子懣氣話

紫鵲看寶玉如此光景一定又是笑他又是氣他又是憐惜他

自鵲兒不理寶玉後此疑久積矣

言姑娘倘然如此何況我是個丫頭呢

鬱結到無可發洩乃有此苦咽之言

心裏的話要和你說說。恐不止一句。你開了門。我到你屋裏坐坐。紫鵲停了一會兒。說道。二爺有什麼話。天晚了。請回罷。明日再說罷。寶玉聽了。寒了半截。自己想要進去。恐紫鵲未必開門。欲要回去。這一肚子的隱情。越發被紫鵲這一句話勾起。無奈說道。我也沒有多餘的話。只問你一句。紫鵲道。既是一句。就請說。寶玉半日反不言語。不知說那一句好。紫鵲在屋裏不見寶玉言語。知他素有癡病。恐怕一時實在搶白了他。勾起他的舊病。倒也不好。了。因站起來。細聽了一聽。又問道。是走了。還是傻站著呢。有什麼又不說。儘著在這裏嘔。人已經嘔死了一個。難道還要嘔死一個麼。這是何苦來呢。說著。已從寶玉舐破之處往外一張。見寶玉在那裏。獸聽紫鵲不便再說。回身剪了剪燭花。忽聽寶玉嘆了一聲。道。紫鵲姐姐。你從來不是這樣鐵心石腸。怎麼近來連一句好好的話。都不和我說了。問你自己。我固然是個濁物。不配你們理我。但只我有什麼。不是只望姐姐說明了。那怕姐姐一輩子不理我。我死了。倒做個明白鬼。呀。紫鵲聽了。冷笑道。二爺就是這個話。呀。還有什麼。若就是這個話。呢。我們姑娘在時。我也跟著聽熟了。真聽熟。乎。若是我們有什麼不好處。呢。我是太太派來的。二爺倒是回太太去。左右我是丫頭們。更算不得什麼了。說到這裏。那聲兒。便哽咽起來。說著。又醒鼻涕。此時紫鵲之心。悲恨交至。寶玉在外。知他傷心。哭了。便急的躁腳。道。這是怎麼說。我的事情。你在這裏幾個月。還有什麼不知道的。就是別人不肯替我告訴。你難道你還不叫我說。叫我懣死了。不成。說著。也鳴咽起來了。寶玉正在這

句句是彈寶玉即
妙無比

辭姑娘來得好

其言若恨紫鵲其
心實笑寶玉

只是不飲不睬過
去真難乎其爲寶
玉矣

一二語抵千萬語

林姑娘一生眼淚
爲他傾瀉無遺偶
此一賠尙有何惜
鬧出二字賴得妙

襲人於寶玉身上
輕憐痛惜意亦不
滿於紫鵲

裏傷心忽聽背後一個人接言道此轉令人不測你叫誰替你說呢誰是誰的什麼自己得罪了自己央及呀人家賞臉不賞在人家何苦來拏我們這些沒要緊的熱喘兒呢這一句話把裏外兩個人都嚇了一大跳你道是誰原來卻是麝月寶玉自覺臉上沒趣只見麝月又說道到底是怎麼著一個賠不是一個人又不理你倒是快快的央及呀咳我們紫鵲姐姐也就太很心了外頭這麼怪冷的人家央及了這半天總連個活動氣兒也沒有又向寶玉道剛纔二奶奶說了多早晚了打諒你在那裏呢你卻一個人站在這房簷底下做什麼我也不知其做什麼紫鵲裏面接著說道這可是什麼意思呢早就請二爺進去有話明日說罷這是何苦來寶玉還要說話因見麝月在那裏不好再說別的只好一同麝月走回一面說道罷了我今生今世也難白賠這個心了惟有老天知道罷了說到這裏那眼淚也不知從何而來的滔滔不斷了麝月道二爺依我勸你死了心罷白賠眼淚也可惜了兒的眼淚不足惜此心真可惜也寶玉也不答言遂進了屋子只見寶釵睡了寶玉也知寶釵睡卻不是襲人說了一句道有什麼話明日說不得巴巴兒的跑到那裏去鬧鬧出說到這裏也就不肯說了遲了一遲纔接著道身上不覺怎麼樣寶玉也不言語只搖搖頭兒襲人一面纔打發睡下一夜無眠自不必說這裏紫鵲被寶玉一招越發心裏難受直直的哭了一夜思前想後寶玉的事明知他病中不能明白所以衆人弄鬼弄神的辦成了後來寶玉明白了舊病復發常時哭想並非忘情負義之徒今日這種柔